

平凡的愿望

■陈振峰

每到年末,或新年伊始,辞旧迎新从来都是亘古不变的主题,年年如此。于是这“新”也无非“迎”不可的激动,这“旧”也没有必须辞的紧迫。

日子仿佛就是这样过着,波澜不惊,又周而复始。好像是有一种仪式感的偏执,总感觉必须为这即将逝去的旧年做些事,哪怕只是理个头发。于是我赶在最后一刻,把拖了多日的公众号文章发布了。没有辞旧迎新,没有祝福,没有回顾,也没有展望,只是几个作者写了几首诗,其实我也不知道,有几个人能读懂他们的诗,就像读懂新年与旧年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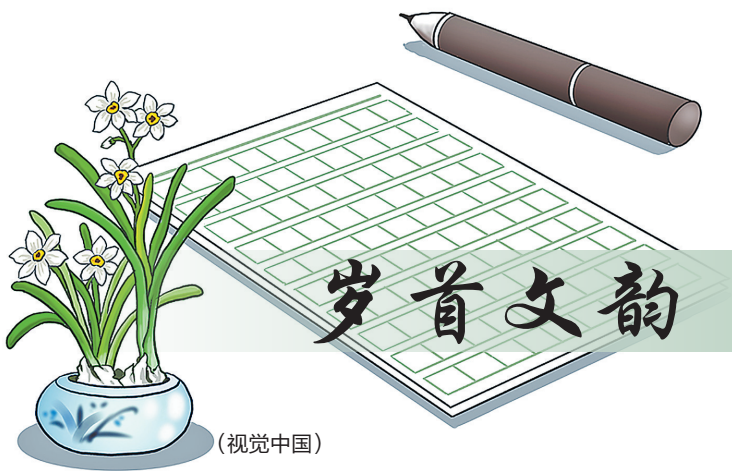
我驾车离开家,一路慢行张望,寻找仍在营业的理发店,晚风卷着年末的凉意,灯火寥落,冷月孤悬。小区楼下沿街店面的角落里藏着一家理发店,不起眼的门头上,挂着一块更不起眼的招牌。确认店里没有其他顾客,我才推门进去——我不愿把时间耗在无谓的等待上,即便因此理得不够好看也无妨。这时,一名理发师傅迎了上来,竟是位三十岁出头的女生,戴一副眼镜,一头垂顺长发如瀑布般披泻在肩头。她招呼来一位年纪相仿的男士,让他先带我去洗头。理发间隙我们闲聊起来,得知男士是她丈夫,本地人,她则来自外地。三年前夫妻俩租下这间小店,起初她主理理发,丈夫在外做点小生意,这两年生意难做,丈夫便专职过来帮衬,小店就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店。

辞旧迎新的日子,免不了要说到来年的愿望,理发师傅沉默了片刻,说道:“我的愿望是办一家养老院。”这让我很惊讶,我原以为,像她这般开小店的理发师傅,心愿无非是顾客多些、生意再好些,而她却怀揣着办养老院这样不一般的念想。但我转念一想又觉得释然,当下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,办养老院想来也能盈利。我明知故问:“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?”她神情恳切:“好多孤寡老人独自在家,没人照看,总得给他们找个去处,让他们有人照料才好。”

于是,我想起小区里的那些老人家。每回我录完视频或者直播结束已经是深夜,总能看见垃圾桶旁几个人影绰绰,他们戴着口罩,一手握着手电筒,一手拎着蛇皮袋,有的半个身子探进垃圾桶,有的干脆把垃圾桶推倒,佝偻着腰,借着微弱的手电光,仔细翻找着塑料瓶、厚纸皮这类能换钱的废品,就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,扒拉着风干的秸秆,哪怕只有一星半点,也不肯轻易放过。

理完头发,迎着晚风,我驾车再次驶入了夜色里。在一条繁华的商业街,我被一名交警拦了下来,他告诉我前面正在举行跨年晚会。我伸长脖子努力往外看,似乎看到了,却好像什么也没看到。

当我提着卤料到家的时候,孩子们正等着我一起跨年。我似乎听到了那从远方传来的震耳欲聋的数数声,然后看到了烟花在夜空中绽放,绚丽多彩。



■陈向阳

2026年1月1日傍晚,我和朋友正在茶室泡茶话仙时,庭院大门口传来快递员的喊声:“陈先,开下门,有你的快递。”我按下遥控器,打开大门,快递小哥开着快递车慢慢爬上斜坡,缓缓开进小院,亮着的车灯不经意地扫过茶室门楣上褪色的旧春联。快递小哥跳下车,边看着旧春联边念道: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”这时,他把一个牛皮纸包裹递给我,说道:“你这一件快递是书。新年的第一天,我送的快递里就这一件是书!”我一边迎出茶室,笑容满面地说着元旦快乐,一边接过他递来的邮件。

回到茶室,桌上的茶壶正冒着热气,满屋的空气中飘荡着陈年

岩茶香。朋友问又买啥了,我没说话,而是拆开包裹,里面是一本杂志的2026年第一期。当我翻开扉页,只见目录中有一行是“出砖入石/陈向阳”。字不大,却像一枚温润的玉石,沉甸甸坠入眼底。当指尖停在那行字上时,才惊觉我的文章被刊载在新年的第一期,而且在新年的第一天就收到编辑寄来的样刊。

当窗外的风掠过庭院的观赏树,发出细微的“簌簌”声时,我不由回想起写这篇文章的缘起。眼前浮现出几年前那个暴雨夜,我蹲在祖厝坍塌的护厝墙根下,与宗亲一起用竹筐一筐筐清出被泥浆裹住的旧砖。两年前的深秋,我在泉州西街的小巷里,刚好看到老师傅用桐油灰调糯米浆,将小巷里那段倒塌的老墙修旧如旧。去年初冬的雨夜,

我坐在茶室书桌前,灯光把影子投在稿纸上,键盘敲击声混着窗外落雨的滴答声……那些被雨水泡胀的砖纹,被凿子啃噬的石屑,被茶渍洒开的墨迹,还有那用闽南古建筑独有之法——以砖为骨、以石为筋、砖石相嵌、咬合如齿而形成的浑厚张力,让老旧墙体在风雨剥蚀中站成脊梁……这些片段,此刻都形象地凝在“出砖入石”这四个字里。

杂志里我的文章排在末篇,就像旧厝中那块压在最底层的基石。我合上杂志,端起已经微凉的茶,忽然想起早晨在村口遇见的老石匠阿伯。他用旧布仔细擦拭着凿子,阿伯说:“向啊,我们平常不要总盯着新厝看。其实我们闽南的工匠在古建方面的技术非常高超,你看咱村册山岭上的运使宫(龙泉祠),虽然经历几百年的风雨侵蚀,但遗址上‘出砖入石’的砖石依然还在,砖石缝里钻出的野兰,开得比庙里的供花还精神。”

朋友走后,夜已深。我轻轻关上窗,转身将这本杂志与其他刊载着我的文章的杂志放在一起。关上书柜门那“吱呀”一声,令我好像听见了砖石相嵌的微响,听见了新芽顶破冻土的轻吟,也听见了2026年,正以其最沉实的方式,在人间徐徐展开。

石径上的十洲人

■苏锦波

那两句诗,究竟是张循之还是包何写的,已经不要紧了。要紧的是那十四个字,像一根埋了千年的线头,被我攥在了手里——“云山百越路,市井十洲人”。我跨上小电驴,决定去寻那座“云山”。

电驴的声响是轻柔的,载着我钻入泉州城东的脉络。人与车马声渐渐滤去,代之以山风与林涛。清源山的余脉在这里打了个慵懒的弯,便成了大小桃花山。路是盘旋向上的石径,缝里挤满青苔,阶面被岁月磨出了哑光的润泽。林木是泼洒开来的绿,浓得化不开,将日光筛成碎金,晃晃地落在身上。忽然,一个豁口撞进眼里。

海,就这样毫无预备地来了。

晋江与洛阳江,在这桃花山的脚下安然交汇。它们冲积出一片安静的沙洲,而两侧是吃水极深的天然漕沟,碧沉沉地,通向看不见的远方。这里就是后渚港了,如今的港有几艘现代的货轮泊着。可你只要闭上眼,仿佛风声就会变调,变成帆索的吱呀,变成起锚的闷响,变成无数种口音汇成的、潮水般的喧嚷。

我想起那位厦门大学的庄为玘教授。1974年,当对岸白奇村的村民,将从这海底捞起的古船木塞进灶膛却点不着时,他们点亮的,是一段沉睡的光阴。那艘南宋的福船,带着它十三副水密隔舱的骄傲骨架,带着舱里未及卸下的乳香、龙涎与青瓷的梦,缓缓浮出时间的淤泥。二十四米残长的身躯,便是丈

量一个时代的尺子。那时节,掌管这海上市舶的蒲寿庚,该是站在这山头上吧?上千艘帆樯的聚散,或许只在他一俯一仰的眉宇之间。

金山寨的名字里带着金戈铁马的铿锵。拨开纠缠的藤蔓与蕨草,三面残破的石墙,便倔强地立在崖边。石是灰白的,缝里开着不知名的黄花。墙很厚,手抚上去能触到明代抗倭兵士垒石时掌心的温度;侧耳听,或许还能听见清初郑成功部在此厉兵秣马时,刀鞘碰撞的脆响。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——那都是旧日的魂魄了。如今,只有一尊郑成功的水泥雕像,沉默地陪这残寨站着。他按剑远眺,目光越过港湾,与对面山顶那尊巨大的、骑马的郑成功铜像遥相呼应。一个守着历史的隘口,一个望着未来的海。

石径引着我,终于到了山顶的平旷处。两个村庄的名字,像两枚温润的古币,被我捧在掌心端详:“洋茂”“洋店”。研究这山的郭老师说,“洋店”,是蕃商开店之所;“洋茂”,或是“洋墓”的雅称,是异乡人最后的眠床。我的脚步,便不由得放轻了。脚下的某寸土里,是否曾枕着一位波斯匠匠,或是一位古城水手的乡愁?他们的魂灵,听着一样的松涛与潮信,是否便觉得故乡不太远了?

我终于站在了那尊高耸入云的郑成功骑马铜像之下。三十八米的高度,将他兜整的轮廓衬在青空里,凛凛有威。可我的目光,却落

回脚下蜿蜒的山海绿道。银杏正试穿着金缕衣,栾树举着粉红的灯笼,黄花风铃木与洋紫荆,泼洒着毫无章法却烂漫至极的色彩。游人的笑语,孩子们的奔跑,代替了古港的市声与战场的鼙鼓。

我忽然明白了,那“云山百越路”,或许正是我脚下的这条石径。而那“市井十洲人”,他们的“市井”,不只在城郭之中,更在这山海之间。他们的店铺,是整片港湾;他们的足迹,是整条山径;他们的故事,则化成了泥土,长成了树木,开成了这一山寂寂的、喧闹的花。

骑电驴下山时,我感觉轻快了许多,我不再寻找那座具体的“云山”了。那山,一直在那里。它不言,却将千年的风涛、万国的故事,都酿成了满山的花气,随着海风,一阵阵,扑到你的脸上来。

